

服部文庫
イ 17
2101
2



177
2101
2



序

送管習之序

異邦於我朝鮮最近。國家有不承之慶。則殷聘修
 好云。吾邦翰墨之徒。遭遇此際。徃徃喜與彼周旋。
 或有磨厲鋒鏑。以吾所蓄耀於彼。持其所不知。且難
 對者。輒之竊謂。吾一叱咤。彼且廢矣。昇平之世。斬將
 擐旗之功。不可庶幾。言語文辭。交鋒於彼。吾為先鳴。
 傲然自喜者。不知彼為大賓于我。養望唯謹。錙銖受
 窮於我。以為辱命。縱有內省。為疚。遁辭支吾。終不可
 屈也。或有彼接境壤。界於聖人之國。服色制度異我。

豈徒哉。意其中必有魁偉非常人。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卑辭通刺。敬之如師。墳簾倡酬。冀一言稱譽。以爲終身榮者。何異兒童目衣冠。端拱人概爲管相。東鄙老嫗云。西行百里。稍近佛土。是亦其比也。不知彼歷代受中土正朔。朝聘常以其時。中土以羈靡一小夷待之。未有如我今待彼者也。彼之待我。亦未爲得。苟遺一矢。投袂讎之。以其速且多。制勝於我。投之以瓦。其報以石。爲識者所窺。其奧不知深。暫固壘。謂使臣在逆旅中。不遑應酬。且斯文固不容易拒。我遺其一二。可觀者。以示餘勇。爲堂堂不可測。

陣勢策之上者也。昔者吾晁巨卿與盛唐諸作者對壘。不避一舍。其餘豪傑之士。若淄流傳名於中土。藝苑者。歷代不尠。而於彼寂焉無聞。文則然。以武論之。吾

神后征彼邈乎上世。不可得而詳。近世豐臣氏霸也。猛將如雲。電奔雷擊。橫行彼域。若鷹鷂驅鳥雀。彼豈敵我者乎。且吾自二儀剖判。來不受他邦。正朔赫赫。東方日出之邦。中土聘我抗禮而足。假令彼受我。正朔冠帶者。一藩臣耳。方今文明之世。非有挾書之律。苟從吾所好尚。友千古。猶今奈何。自見之小。以

區區小夷。嘗吾伎以慊於內。其毋以嘗於彼者乎。則病者乎。今茲朝鮮聘。我鳥羽侯奉命。饗餼之事。主於三河赤坂驛。吾黨管習之。以文學任從焉。余謂習之曰。延享之聘。或問以明王李丈辭。彼曰。瓦餅不可啖焉。吾恐彼又以子爲不可食者也。子從彼之日。手殷帝寶劍。自頸至腰。三斬之。於彼僅覺。嗌疾腰急。所謂庸中佼佼者乎。子其試之。習之唯唯而哂。社友餞詩華行李者。凡若干首。遂繫余言爲序。

贈屈大夫序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當路於齊。物之終始。吾已見之。其所施設。一出一入。時宜觸事。雖異。是爲政首。則其意要在富而教之。故齊遵管子政績。常強於諸侯云。方今偃革之世。諸侯非有軍興之費。宮室輿馬。非有奢麗踰制之尚。世臣秩祿不加多。封內賦稅不加少。間歲朝覲。四時貢獻。各隨其國。大小遠近。一率舊章。內外無事。且百五六十歲。其間時有水旱不節。大較三年耕餘。一年之蓄。則何國有府庫空竭。不備先具。國非其國。而千乘之國。不啻無支年儲蓄。甚至群下朝暮資俸。尚猶不給。有司不知所爲者。徃徃有之。豈其君不達政體。所任者亦非其

器耶。抑昇平既久。今日用度。有異昔日。時勢使然歟。余竊惑焉。大夫當路於其國。蓋自今侯嗣立。若干年于今。今侯雅好儒術。立則立學國中。維文若武。唯其才所長。肄業於茲。乃命大夫曰。學館之制。紀律略成。國固庶矣哉。子將何以使我四疆內富且教之。其與二三大夫諸有司。參懷富厚之務。使民知方。以稱寡人意。大夫再拜誓首曰。所命事體誠。大臣不敏。不敢當。雖然。願竭股肱之力矣。大夫既居其位。夙興夜寐。策所以顧復我君。託我赤子。以致之効者。非唯薄賦歛。輕繇役。節輕用。省浮費。修理道。大經之爲。凡可爲

民興利者。苟意之所造。皆若躬自家。曉人教。使其知方。不壹而錯也。而其爲土。宜五穀。民力稼穡。緩于蠶織。大夫勸其女功。機杼之工。髣髴乎京師所出。漆園之利。我所未有。其餘種樹。擇宜土利民者。十歲計之。歲復一歲。今也成殖。品出寔繁。大爲民資。隣郡海產。珠子。羸蛤之屬。爲之母。命移其母。種之期年。母稍息。且胎。大夫笑曰。後世彼有孟伯周焉。知其不復還。諸若斯之舉。國人所稱。將更僕而聞焉。且其言曰。吾土食常足矣。非無材木魚鹽山海之饒。寧他邦仰我。我不仰他邦。民之多產。國之寶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業已成家給之基不虞之備亦在其中理民猶理水導而行之耳秋封內大有懷襄之變郡邑被害者數十百里長老云此地往昔未嘗傳聞之災也而大夫實左右之不數年田野堤防民屋廬舍盡復其故民不知往年有水辛巳大喪寢廟之事縣官有助費之命王事無盥所用蓋億萬金云而大夫實前後之事畢民不知國有大役此其章章人之耳目者也蓋君君臣臣苟非君能知其器任而無貳安有臣於其所託致之効若此者乎既富且教之理道之備不待季年之績盛事美業成乎今侯靡以尚茲宜哉

國人極口大夫不能已已余視大夫為人謹厚謙遜恂恂焉似非一毫有益於國者而其所施設以圖遠大若此乃知賢者固不可測而亦為國之寶也誠擇有其器者任而無貳使其通變為之施設豈有千乘之國尚猶患貧苦余所竊惑者乎然而其器固非人人可庶幾焉興齊國之利者唯篋子而可也遵奉其政績亦為有能為者若夫小有才幹沾沾自喜徒知其美不知其所以為美妄冀盡前人所未盡與之比肩者辟之一旦讀方劑之書遽謂我一執匕何病不可理其無能為居然可知矣魯男子謂吾固不可者

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是。則曹相國守而勿失。是迺素
有肅相國之器者乎。政術誠不易言矣。大夫屈爲氏。
不知爲彼。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三閭大夫之裔乎。余
將問其所自出。

銘

白鹿石銘

維石有象。其象何似。叱叱羊耶。非羊。岐其角。鹿可擬。
叱叱鹿耶。非耶。起之從陶氏子。

遺愛硯銘

並序

硯之所源。蓋烏丸亞相光廣書室中物云。亞相

方慶元之際。國風之秘。受之幽齋氏。朝野稱爲
名流。顧其詞藻。傳于今者。出自此硯乎。物以人
貴。勿翦之詠。亦唯於茲某氏藏之久矣。名曰遺
愛。介密嚴師。乞余爲銘。其辭曰

無之爲用。湛兮若淵。爰靜爰止。玄之又玄。言繫毫末。
資而可傳。孰華其言。維此亞相。斯人焉依。吾道無恙。
人耶有言。流芳於後。物耶在茲。吾觀爾壽。古之遺愛。
其德歸厚。

贊

太公垂釣圖

瞻其容何日起。子所獲鮒及鯉。表東海者。子真是耶。

東方朔偷桃圖

偷而走。求其壽。歲星之精。何求之有。

東方朔圖贊代竹太冲乃翁六十壽詞

天子之臣耶。滑稽之雄耶。鳥飛獸走。不可測者。其唯先生之風耶。閨苑之種童。攸捧尻高者。亦止其側。温乎仙姿。若此者。其壽域亦不可測矣。

題跋

題海雲上人畫山水圖後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諷誦之際。令人有縹緲之

思。無聲之詩。亦復爾爾。蓋一卷一勺。為山為水。而天工人其代之。以存乎形尺寸間。居然有萬里之勢。使觀者雖有湫隘囂塵中。目眇眇。形神俱往。蟬蛻物表。不其然乎。海雲上人毫末所出。至其悠遠廣大。浮屠氏所謂芥子中。須彌者。於是乎觀焉。誰居且暮。罄之於前。卧而遊之。以為帳中寶。蒼山耆公所善。古川氏者云爾。

墓銘

東郭先生墓銘

寶曆癸未冬十二月四日。大坂東郭先生卒。葬于城

北寒山寺。門人某甲等資而石之。其嗣元業字內卿。致書乞銘於余。余既與內卿有舊。敢謝不敏。詎所不敢。乃據撫其所狀。一二韻而為銘。其辭曰。

管沼氏先家于勢。族本源姓譜。攸記爰徙東都。當考世考克成業。十二利載誕先生。庚午歲大簡。是諱子行字。關氏為妣。孝且悌。兄弟五人居其季。幼而失怙。稱夙慧。卅乎其容。孰不異。既精且敏。遊於藝。夜以繼晷。學是嗜。古之道與心合契。此好終身不可已。吾豈匏瓜焉。能繫胥宇。近縣遷徙。一薄言食。伎克處劑。維伎維食。非其志。名兮利兮。一蟬蛻抱經。遙集攝南地。

下帷授徒。意愈銳。講論真忘老。將至詩以遣興。清復麗。奮筆縱橫。非經思。先生為人。誰得媿。樂易長厚德。益懿今也。先生吁其逝。壽則七十。又加四。江氏為元。再伉儷。伊嗣所出。廣氏次。有基有堂。美可濟。若其善狀。銘難備。

書牘

復高陽侯

恭奉瑤音。盥手伏讀。爰審厨傳之役。鷄猪若林。諸宰分均。使鮮奴飽。厭鼓腹。臺下親見。其俗鄙陋。進止無儀。甚不知物有淨穢之別。至謂天壤間有若斯異俗。

乎。一噓絕倒鮮奴醜態。固應爾爾外夷叩塞。國家
盛事。到都之日。比屋是觀。是競。方其寓目於彼。不唯
風俗鄙陋。近之臭氣射人。吾邦之人。雖復臧獲。唾
而掩鼻。無奈彼不覺形穢何耳。聖王於夷狄。會獸蓄
之。宜哉。宜哉。時憲奉命。鷹揚藝苑。一徃奔請。金鼓以
聲其罪。其稱學士。書記者。面縛乞降。之子詞鋒甚銳。
要不殲滅斯虜。不已。想當再邀之。要衝之地。不知後
出師表。今既上之乎。明侯有時憲。猶豐臣氏。有鬼將
軍。大快哉。不佞於送時憲詩序。籌策斯虜。明矣。尋當
錄上。頃台候少。違和。伏惟履祥。今也復常。役畢。東觀

不遠。臨風仰望。尊鑒不備。

復管習之

昨遊將携諸子。出門緘教。併詩適至。披讀乃知足下
不可適河之病。於蹈東海為阻。諸子失望甚矣。而足
下觀想所至。取材一日興趣。彼有如此者。此有如此
者。彫之鏤之。莊嚴花界之遊。燦乎可觀。般爾伎倆哉。
不佞默而記之。左顧右盼。徵之昨遊。寔有髣髴乎足
下。所觀想足下。其具足。天眼通乎。何為見遠方之色。
如斯自在。維時六月。火坑變成清涼池。吾儕蘇息其
中。固非不樂。而彼我口無車公不樂不已。是為憾耳。

席上拙和。俱諸作。往摸擬妙匠。得無傷指乎。想足下
高枕牆隱之室。傲然自謂。是羲皇上世人。人將認爲
僧牛者乎。暑劇金玉爾體。不日而起。千萬是祈。

蹈海集遺畢

白賁先生墓誌銘

余往交君驩。乃伯視余
無不如貫。幾三十年而
君逝矣。明和丁未六月
八日也。春秋五十五。其
徒於是相議曰。墓銘則

非異人任也。謂之余，余
分不得辭焉。君諱元雄，
仲英，字中西，氏家世為
攝西宮祝人。父某君，其
仲子少時，屬祝人輩，有
訴主祠貪冒無狀，反為

仇家所構，並陷罪。某連
坐，見逐，日相從，流竄居
屢遷數年。某卒，且終，願
君等曰：吾蒙枉沒地，無
由自明。命乎如何？猶幸
女等黽勉，以時白之，使

吾得不為異土之鬼從
先人于桀梓猶生之年
唯女等良圖君及長積
憤痛於骨髓遂辭母間
關來于東都已具父
冤狀凡三上久之事始

白繇是得故事歸祀某
於西宮祠中既而喪母
竟留學焉與余雁行師
事南郭服翁執友蓋莫
先焉君羈旅乏資嘗為
伯鸞於余廡下而同筆

研驩甚後徙教授於護
洲遊道日廣而業相肄
燕相齒以為常會翁二
男尋歿長女既適相澤
氏而與配井出君一季
女為依翁以余親善使

余謀迎為後以季妻之
君竟冒服氏自翁衰老
君代席待問業亦益進
令翁講堂之上勿復顧
憲且家人生業及應對
贈谷一承之令翁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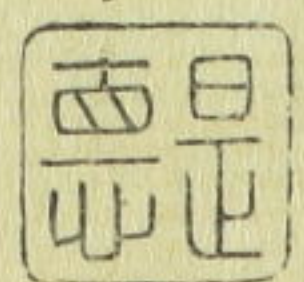
與聞就閒樂餘年耳及
翁即世其徒以所事翁
事之雖則王侯之醴莫
敢忘設束脩之饋相踵
于門所以旦夕供養井
出君未嘗憂不繼閨門

雍熙人無間言君居恒
溫顏接物咸得其驩而
內矜嚴不無褒貶人心
憚之不能測其為人男
女子二人藐諸孤遺言
嗣塾生田仲山以先所

養相澤氏女妻之庶乎
孤不孤也夫所著蹈海
集十卷將行于世君於
詩尤其所嗜自喜甚云
銘曰寃結為霜竟酬夙
志能白其寃孰感天意

才華如玉縱發文思爰
降其才君稱令嗣聲價
歲起東脩日至滌瀨供
兮惟孝所致螟蛉肖子
厥問不墜但優家學兼
克人事識君幹蠱先見

之智委余作銘久要之
誼天之未喪永錫爾類
神乎安瞑即瑩先次友
人鵜孟一拜撰
己未夏門人河田秉彛
謹書時年七十



書踏海集遺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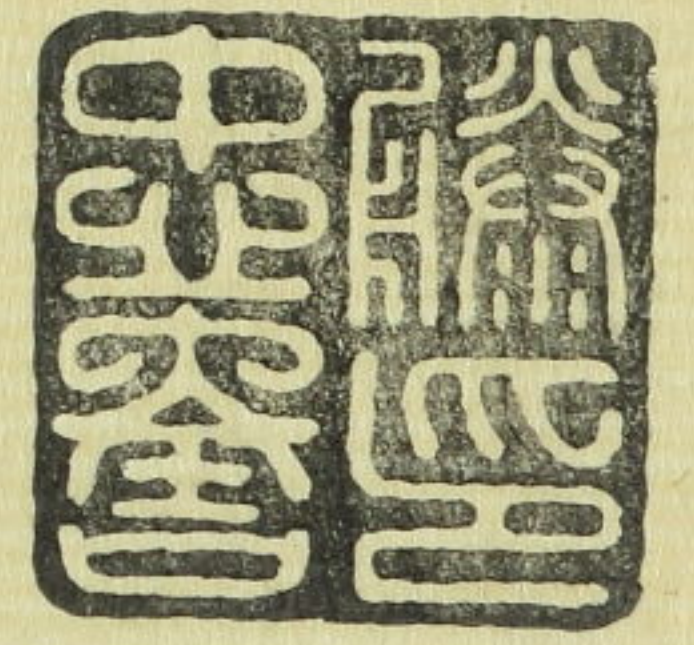
司馬君實不云乎朝經畫子
夕史夜集蓋余嘗有觀於此
矣屬使於前者居恒讀書自
經史諸子百家雜說苟及諸
家集唯令從其所好而游息
於斯久焉耳頃夜有携踏

海集者此乃服仲英之所著先
孫之所序也驗其紙尾有續集
嗣出之目問諸仲山則曰在焉
曰自先人沒家三罹災吾母每
輒懷之逃鬱攸于外既有年矣
玆上木以貽同好無可餘儲之
供費也是以弛置涉歲嗚乎

子而不述父之志何面見子地下
乎涕滿眶流余曰吾子勿悔
乃父先侯之師也苟弟子而
不繼師之志亦將無同乎余
終其資亟其上木仲山昂抃
舞而歸

寬政十年戊午秋九月

滕忠齋藏



臣平長孫書



芙蓉館藏

寬政十一年己未復六月

江都 書肆高山房

小林新兵衛發行

